

新故事

# 紅毛衣

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717.1  
871

# 新 故 事

第一輯

基 莊

動 腦 筋 找 窮 門 本社編

一 寸 鐵 線 本社編

這是咱們大家的事 本社編

紅 毛 衣 本社編

一 顆 紅 星 本社編

書號：0005

紅 毛 衣

編 者 本 社

出 版 者 通 俗 讀 物 出 版 社  
(北京建國門外杜家樓十五號)

發 行 者 新 華 書 店

印 刷 者 外 文 印 刷 廠

1954年1月第一版

定價 800 元

1954年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(1—30,000)

## 內容說明

這本書裏收集了六篇日常生活中的小故事。這些小故事都是真人真事。從這些故事裏，我們可以看到新社會裏人們的新道德、新品質，以及人和人之間互助友愛的關係。這些故事對我們都是有教育意義的。

## 目 錄

一 紅毛衣.....	I
二 看電影.....	5
三 蘇聯老大哥.....	10
四 車錢.....	15
五 永不變心的徐翠雲.....	17
六 熬粥.....	21

# 紅毛衣

馬昭芸

雪後，天氣格外冷，寒暑表上是零下四十度。西北風捲弄着雪，大地上白茫茫([忙])一片。通往三五七點五高地的小路，早給雪蓋得嚴嚴實實，只有從剛踏下的一長串腳印上，可以辨出這是一條道路。

二連司號員周瑛([英])，剛從團部開完會回來，高一脚低一脚地爬上山坡，累得呼呼喘氣。他順勢靠住一棵松樹，想歇歇再走。忽然看到左邊山窪([挖])裏似乎有什麼東西，他好奇地走過去，低頭仔細一看，不由得大吃一驚——啊呀，原來是一個朝鮮兒童凍僵([蓋])在雪地裏，右手還握着一把斧頭，上身只穿兩件半新舊的單衣，一小綑([苦穂]排)劈好的山

柴擋(《上》)在身旁。他急忙脫下大衣把孩子包好，抱起來往家就跑。他望望孩子的臉，心想：“多好的小朋友啊！嗯(《上》)，很像我的弟弟，我弟弟今年九歲了，不知道他今年幾歲了？……要不是美國鬼子侵略朝鮮，他不是也在上學嗎？”

周瑛到了連部門口。通訊員小郭(《上》)正在擦槍，見他抱着個小孩子累得滿頭是汗，趕忙把孩子接過來，問：“是誰？”周瑛沒來得及回答，就說：“快去弄點薑開水來，把熱水袋也帶去灌水，快！”小郭放下孩子就走。周瑛用棉被給孩子蓋好，望着那孩子凍得青一塊紫一塊的小臉出神。他狠狠地罵了聲：“美國強盜！”

小郭把薑開水拿來了，還帶來聯絡員老白。周瑛把薑開水給孩子灌下去，拿毛巾給他擦了擦嘴，又把熱水袋塞到被窩裏，這才轉過身說：“老白！這孩子差點給凍死了，你看，這大冷天，他連件棉襖也沒穿！”

睡在熱炕([抗])上的孩子漸漸醒了，嘴裏直咕嚕([咮]讀ㄅㄨˋ×[姑],[嚕]讀ㄌㄨˋ×[虜])。周瑛向聯絡員說：“你聽他講啥(ㄩㄚ)？是不是餓了？”老白走到炕前問了幾句，說：“他說他媽等他的劈柴燒飯呢。”

當孩子知道自己凍僵在雪裏被救出來的時候，他忽然爬起來，跑到周瑛的面前，叫了聲“東木(同志)……”接着就“哇”(ㄨㄚ)的一聲撲到周瑛懷裏哭起來了。周瑛親切地撫着([腐])他的頭說：“小朋友，別難過，你叫啥名字？”這孩子用不很熟練的中國話說：“朴大全([朴]讀ㄆㄨㄤ|[全]讀ㄊㄨㄤ，皮搖拼)，九歲。昨天晚上敵機炸了我家，連我的新棉襖也給炸掉了。”說完，他檢起([檢]讀ㄐㄧㄢˇ)地下的斧頭，朝門外就跑。小郭一把拉住他說：“別走，還沒吃飯哩！”周瑛這時却好像想起了什麼，急忙把他的包袱打開，取出一件嶄新的([薪]讀ㄒㄧㄣ|[服]讀ㄅㄨㄥˇ)紅毛衣。小郭驚奇地問：“你不是說，不立功，不穿它嗎？”原來這件紅毛衣是周瑛母親寄來的，是周瑛最心愛的一件東西，始終捨不得穿。

他曾經對小郭發過誓：“不立個大功，怎麼也不穿它。”周瑛見問，就笑了笑說：“這計劃現在得改變一下了，讓它執行一件光榮的任務吧。”



飯後，朴大全穿上這件柔美耀眼的紅毛衣，顯得更加可愛。周瑛看看紅毛衣上繡着的“抗美援朝”四個金黃大字，得意地笑了。

他們想到孩子的媽還在家裏等着劈柴燒飯，就去請示連長。連長派小郭担了一大擔劈柴送朴大全回家。

太陽要下山了，晴空裏飄浮着晚霞(TIY)。晚霞映紅了雪地，也映紅了穿着紅毛衣的朝鮮孩子的臉。

(原文登在新觀察上)

## 看 電 影

劉端理

第五瞭望站的二十個同志來到××島以後，只有王站長和徐事務長因公回過大陸上幾次，其餘的人一直守望在這個小島上，執行着保衛祖國領海的任務。

八月一日是建軍節，正好也是瞭望站成立周年紀念日。上級首長為了慶祝建軍節和瞭望站成立周年紀念，特地派電影隊遠渡海洋，經過三百多海里的航路來慰問瞭望站的同志們。這個消息從無線電傳到同志們的耳朵裏，每個人都歡喜得跳起來了。八月一日那天，有人連飯都忘記吃，老站在海岸上等着電影隊到來。

接近黃昏的時候，一艘(ㄩ)小小的艦艇([船]讀ㄐㄧㄤˋ)[(艇]讀ㄕㄥˋ)終於到來了；它“嗚嗚嗚(ㄨˇ)”地叫了幾聲，慢慢靠近了岸邊。瞭望站的同志和當地的老鄉們立刻搶着搬電影機——三個民兵把四百來斤的發電機，一溜烟就搬到了部隊的駐地([駐]讀ㄓㄨˋ)[(注)]。過去沒有機會看電影的老鄉們，一聽說晚上有電影看，都樂開了。民兵們曾聽說過電影中有火車、拖拉機和打敵人的情形，更希望天快黑，好早點看電影。

瞭望站的同志對電影雖然比較熟悉，但是也有整整一年沒有看到了，看電影那個味

兒總在腦子裏盤旋着。特別今天是建軍節，又是瞭望站成立的周年紀念日，在這個海防的最前哨（<sup>最</sup><sub>少</sub>）——大海中的孤島上看場電影，實在有意思。

天快黑了，羣衆都集合好了。忽然，宋鄉長走來叫村長和民兵隊長去開會。會上決定：為了使瞭望站的同志和幾百個羣衆安全地看電影，決定派二十個民兵在周圍放哨，防止特務和地主乘機破壞。

這個決定被站部的通訊員小李知道了，他想：“民兵們沒有看過電影；要他們去站崗，那他們就看不成電影了。”於是把這決定告訴王站長，王站長聽完後，想了想，立刻叫小李通知全站的同志來開會。

同志們很快地來到站部。有的拿着小凳子，有的揹着背包。炊事員（<sup>炊</sup><sub>清</sub><sup>炊</sup>）老劉也穿上一身全新的水兵服，笑容滿面的準備去看電影。笑聲和歌聲，頓時充滿了小小的房子。

“同志們，請靜下來。”王站長一開腔，屋子裏就一點聲音也沒有了。他用跟平日一樣和藹(<sup>④</sup>)的態度說道：“一年來同志們辛苦了。今天看電影，我知道大家的心同我的心一樣快活。今天的電影，我們很想看，老鄉們也想看，可是，大家都去看，羣衆的安全怎麼辦？”剛講到這裏，電話員張同志站起來說：“王站長，安全問題由我負責。”

“你一個人不頂用。”王站長繼續說下去：“剛才鄉長派二十個民兵站崗，我看……”王站長的話還沒有說完，下面的人一齊說道：

“這可不好，民兵們沒有看過電影，應該讓他們去看看。站長，站崗的任務交給我們吧！”

“對，保護老鄉，是咱們軍人的職責，先讓老鄉們娛樂也是應該的。同志們這樣做得對！”

王站長說完後，就分配崗位。接着全站

二十個同志都拿着槍愉快地到指定的崗位上去了。炊事員老劉沒有槍，他請求站長發槍給他去站崗。站長對他說：“一年來，你太辛苦了，今晚看看電影吧！”但是老劉始終不同意，結果還是他自己出了一個主意：

“沒槍，那我就去送開水給站崗的同志們喝。”

王站長等同志們走後，就找宋鄉長來把同志們的決定通知他。宋鄉長堅持不肯，幾個村長和民兵隊長也不答應這樣做。他們說：“電影隊是來慰問部隊同志的，老百姓做個陪客就算了不起了，哪有叫同志們去站崗，叫老百姓坐正席的道理？”王站長再三說服，鄉長和村長才感動地答應了。

電影放映了，老鄉們愉快地看着電影，瞭望站的同志們也愉快地站在海岸上，守望着遼闊的（〔遠〕讀ㄉㄧㄢˋ〔利搖〕拼）海洋。

（原文登在新觀察上）

# 蘇聯老大哥

呂日生

董振有（董讀分<sub>二</sub>懂）老漢的家在黃河涯（1<sub>Y</sub>）邊的撈魚堡，閨女的（閨讀分<sub>二</sub>歸）婆家住在黑山頭的郭家莊。今年大秋豐收，中秋佳節（佳讀家<sub>一</sub>Y）眼看要到了，老漢駕（架<sub>一</sub>Y）上自己那輛膠皮大車，把閨女和外孫女小蘭（分<sub>二</sub>藍）接到家裏來過節。誰知偏偏出了事：就在中秋節這天，小蘭突然病了，發高燒，說胡話，滴水不沾牙。附近又沒有像樣的醫生。這一來，急得閨女直落淚，老漢出來進去，也想不出個辦法。末後，還是村長出主意：“趕緊送孩子進城，到醫院裏去看看吧，別耽誤了（耽讀分<sub>二</sub>單）。”這纔把老漢提醒，急忙套上車，帶着閨女和外孫女進城看病。

從撈魚堡到城裏有四十里，老漢恨不能一翅膀子（翅讀不）飛進城，他把鞭子抽得呼呼響，

打得騾子四蹄像翻燈。一氣跑了十多里路，騾子的兩個鼻孔喘起粗氣。老漢疼外孫女比疼騾子心切，鞭子還是一個勁地抽，抽得騾子腳不敢停，拚命往前跑。正跑到一個上坡的地方，騾子把腰一拱(«×«)，忽然打了個前失，就倒在地上起不來了。接着大車拉着騾子，呼嚕一下從坡上退了下來。老漢大吃一驚，急忙下車，一看：騾子兩眼瞪(分<sup>ㄤ</sup>凳)得像柿子([柿][讀])一樣大，口裏直淌(古<sup>ㄠ</sup>倘)白沫(分<sup>ㄢ</sup>未)。

騾子這一病，老漢心可亂了，悔恨自己不該抽得太狠。再一看躺在閨女懷裏的小蘭，臉燒得火紅，昏昏迷迷地不省(丁<sup>ㄤ</sup>人)人事。心想：“騾子死了算破財，外孫女要有好歹(分<sup>ㄤ</sup>歹)，自己有啥臉去見親家？”當時心如刀剜(分<sup>ㄤ</sup>攀)，黃豆大的汗珠淌個不住。這時走路的人全圍上來。有人主張先進城，有人勸說先回村，老漢蹲(分<sup>ㄤ</sup>都恩)[拼]在地上，拿不定主意。

大夥正在議論不休，忽然汽車喇叭

([喇]讀ㄌㄞ) 連聲叫喚，遠遠開來一輛吉普車。  
([叭]讀ㄅㄚ) 車到人羣跟前，也停了下來，車上走出一個中國人、一個外國人。這時圍着的人，就私下談論開了：“這是蘇聯老大哥。”“對，是蘇聯老大哥。”

蘇聯同志帶着翻譯同志走到人羣裏，連問什麼事？大家把老漢誤車的事情說了。蘇聯同志一聽，就連忙擠上來，用手摸了摸小蘭的頭，又看了看躺在地下的騾子，回頭對翻譯同志說了一陣，翻譯同志就對老漢說：“這是來幫咱們修黃河的蘇聯專家，剛剛從黃河壩([ㄉㄚ]) 上下來，要回城去。他想用汽車送小孩進城看病，你看行不行？”老漢一聽，連忙說：“這真是行好，這真是行好。”蘇聯同志也笑着用半生不熟的中國話安慰老漢說：“不要緊，放心。”

小蘭母女坐進汽車以後，蘇聯同志連忙走到司機跟前，和司機講了幾句話，意思是讓他自己開。接着，揚起一股塵土，汽車像

箭也似地朝城裏去了。

汽車走後，人們議論起來：“蘇聯人就是好，真有個老大哥樣子！”“那還能假？人家是斯大林同志教出來的嘛（々），就像毛主席教出來的幹部一樣。”

這些話老漢覺得很對，但是他沒有說什麼，只是央求人到鄰莊請獸醫來給牲口瞧病，自己坐在地上等着。

太陽剛剛歪脖（々），鄰莊的獸醫還沒有請到，汽車已經從城裏開回來了。老漢迎上去，先下來的是蘇聯同志，他第一句半生不熟的中國話還是：“不要緊，放心。”臉上比以前興奮了。翻譯同志對老漢說“小孩子得的是肺炎（々），已經打了針，保險能好。”老漢興奮地揭開小蘭的衣服，把藏在閨女懷裏的小蘭看了又看，蘇聯同志急忙拉他一下，又指指搖動着的樹枝，意思是風大，別叫小孩給風吹了。這時，老漢忽然發現回來的人多了一個，他的閨女就解釋道：“這